

蘇州府志

(乾隆)

二

蘇州府志卷第六

水利一

江南財賦甲天下而吳地又爲江南之最以其水田獨腴也故昔人言水利者亦莫詳於吳江湖通塞古今或有異同然治則利不治則害可不講求精審哉今稽往事採諸書凡切於本郡者詳載之俾來者考焉

書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史記河渠書禹抑鴻水功施於三代自是之後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

周元王時越大夫范蠡伐吳開蠡瀆

見寰宇記
卽今漕湖

赧王五十二年楚春申君黃歇城故吳墟內北瀆四從五橫

見史

記正
義

梁中大通二年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奕漕大瀆

南史梁昭明太子傳吳郡屢以

水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王奕假節發吳興信義三郡人丁就役太子上疏請權停帝優詔喻焉

唐貞元八年蘇州刺史于頔繕完隄防疏鑿畝澮列樹以表道

決水以溉田

元和三年蘇州刺史李素請於浙西觀察使韓臯開常熟塘自

齊門北抵常熟長九十里因名元和塘後訛名雲河劉允文

元和塘記吳之蠡曰具區郡之大惟蘇州商爲貨居農實邦

本錫貢多品厥田上中土宜在民地利乎水當熟塘按圖經

云南北之路自城而遙百有餘里旁引湖水下通江湖支連

派分近委退輸左右惟强家大族疇接壤制動涉千頃年登

萬箱豈伊沿泝之功實由灌溉之利故名常熟歲無胥焉洎

貞元年來時屬大旱由是填淤薦爲塗泥而淪胥怨咨殖物
痛矣郡守隴西李素字人原始睹弊則曰在穿導之遂聞於
本道廉使吏部尚書韓公秉文惟謹施德惠人無閒言緝吳
縣令主簿李仲芳稟其成規請事疏鑿於是參井邑之役則
經費其力而長洲三之一焉縣宰李暎復善供命乃計工量
日候隙庀徒爲利涉之宜蔽反壤之害前蓄洩之勢增遠近
之防人不告勞事爲永逸先期而望表繩直不日而終朝子
來塘開地中工畢泉出山澤作氣江湖發源積爲長流實自
新浙舟楫鱗集農商景從春秋有施水旱斯備嗟乎塘之堙
鬱也久矣何壅之無慮而啓之有時非體仁弘多應用高朗
易以越前所未暇迨今而通行其志哉惟李公敏於直方精在
損益政猶風行惠與時至通貨豐財五行因之順下致理之
實不其偉歟都人士以允文在公之宇備詳其事請刻於石
銘曰瞻彼塘矣昔之所闢物利乘舟一嘗其澤歲有堙塞時
罔疏滌誰爲澄流變爲廣瀉岸是良牧荷與隴西揆日爰鑿
經旬洞開湖水南迤江源北來旁分溝洫潛蓄風雷政可施
利役無勞止力均二邑功逾百里舟楫攸往田疇所視義實
通方智侔經始浚自高岸豈云隨山人歡在路魚樂于泉伊
此化遠矧夫事宜立
石川上維無窮焉

五年刺史王仲舒隄松江爲路

時松陵鎮南北西俱水鄉抵郡無陸路至是始通今吳江縣城

北三里橋北行至長洲縣界七里橋曰古塘自觀瀾鋪至澈浦鋪十里曰石塘自澈浦至平望三十里曰官塘自平望南行至秀水縣上江

涇曰土塘茨塘

天祐元年吳越錢氏置都水營田使督撩淺夫疏導諸河濬治

新洋江

兼濬橫塘通小虞浦

宋至道二年知蘇州陳省華議築崑山塘

舊連湖瀼無河道爲民患時議修築不果

大中祥符五年兩浙轉運使徐奭奏置開江營兵專修吳江塘

路

兵凡一千二百人塘路南至嘉興一百餘里

天禧二年江淮發運副使張綸同知蘇州孫冕疏崑山常熟諸

湖港浦

時有水患經畫於崑山常熟疏五湖導太湖入海復歲租六十萬斛

乾興元年詔蘇湖秀三州積水害稼發鄰郡兵疏導壅閼命發

運使董之

天聖元年轉運使徐奭江淮發運使趙賀於蘇州築堤濬潦

時蘇

州水壞太湖外塘又海防支渠堙塞廢民耕田八月詔徐奭趙賀董其事閏九月勅內供奉官張永和相度自市涇以北赤門以南築石隄九十里起橋十有八濬積潦自吳江東赴海復良田數千頃流民得自占者二萬六千家歲出租苗三十萬

景祐元年知蘇州范仲淹濬白茆等浦疏導諸水

仲淹上書宰相具言水利

親至海浦濬白茆福山黃泗許浦奚浦三丈浦及茜涇下張七了以疏導諸邑之水使東南入松江東北入揚子江與海用錢米一十有八萬三千五百貫石范仲淹上呂相公書姑蘇四郊畧平沃而為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浚入於河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橫沒諸邑雖北壓揚子江而東抵巨浸河渠至多

壅塞已久莫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或一歲大水久而未耗來年暑雨從爲沴焉人必薦飢可不經畫今疏導者不惟使東南入於松江又使東北入於揚子江與海也其利在此夫水之爲物蓄而滯之何爲而不害決而流之何爲而不利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流某謂不然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耳豈獨不下於此耶江流若高則必滔滔旁來豈復姑蘇之有乎矧今開畝之處下流不息亦曷驗矣或曰日有潮來水安得下某謂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時刻少而退之時刻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能歸於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豈人力之可支某謂不然舊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扁之以禦來潮沙不能塞也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倍矣旱歲亦扁之以禦來潮沙不能塞也每之災澇歲則啓之疏積水之患或謂開畝之役重勞民力某謂不然東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災沴之後必有奇瘳乘其贏億十不救一謂之天災實由飢耳如能使民以時導達溝瀆保其稼穡俾百姓不飢而死曷爲其勞哉民勤而生不猶愈於情而死乎或謂力役之際大費軍食某謂不然姑蘇歲納苗米三十四萬斛官私之糴又不下數百萬斛去秋蠲放者三十萬官私之糴復無有焉如豐穰之歲春役萬人日食三升一月而罷用米九千石耳荒歉之歲日

以五升召民爲役因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萬五千石耳量此之出較彼之入孰爲費軍食哉或謂陂澤之田動成沙瀾導川而無益也某謂不然吳中之田非水不殖滅之使淺則可播種非必決而涸之然後爲功也昨開五河洩去積水今歲平和秋望七八積而未去者猶有二三未能播殖復請增理數道以分其流使不停壅縱遇大水其去必速而無來歲之患矣又松江一曲號曰盤龍港父老傳云出水尤利如總數道而開之災必大減蘇秀間有秋之半利已大矣畎澮之事職在郡縣不時開導刺史縣令之職也然今之世有所興作橫議先至非朝廷主之則無功而有毀守土之人恐無建事之意矣蘇州湖秀膏腴千里國之倉庾也凡浙漕之任及數郡之守宜擇精心盡力之吏不可以尋常資格而授恐功利不至重爲朝廷之憂且失東南之利也又仲淹拜參知政事時條陳江南舊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澇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爲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堙之雖有隄塘可以禦患惟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

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管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隄以減水患於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至一貫比當時其貴十倍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臣請每歲秋勅下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利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饑歲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矣

慶曆二年蘇州通判李禹卿隄太湖

單鏐云禹卿以松江風濤漕運多敗官舟遂築長隄

界於松江太湖之間橫截五六十里又盧志云隄長八十里爲渠益漕運其口畜水溉田千餘頃歲飢出美粟三萬活飢民萬餘

知常熟縣范琪濬金涇鶴濱二浦

吳江縣修荻塘

通湖州

九十里

至和二年崑山主簿邱與權築崑山塘更名至和塘

邱與權至和塘記吳

城東闔距崑山縣七十里俗謂之崑山塘北納陽城湖南吐
松江由隄防不立故風波馳突廢民田以漸魚鼈其民病賦
入之侵蝨相從以逋徙姦人緣之以邀劫行旅通鹽橫以自
利吏莫能禁自唐至今三百餘年欲有營作而弗克也有宋
至道二年陳令公守蘇嘗與中貴人按行之邑人朱珏父子
相繼論其事爲州縣者亦繼經度皆以橫絕巨浸費用數十
萬緡中議而沮皇祐中發運使許公建言蘇之田膏腴而地
下常苦水患乞置官司以映洩之請令舒州通判殿中丞王
安石先相視焉朝廷從之王君至訊其鄉人盡得其利害度
長繩短順其故道施之圖繪疏曰請議如許公朝廷未之行
也至和初今太守呂公下車問民所疾苦蓋有意於疏導矣
明年與糧爲崑山主簿始陳五利一曰便舟楫二曰闢田疇
三曰復租賦四曰止盜賊五曰禁姦商願約古制役民興作
令錢君復言之太守喜其謀之協從於是列而上聞決於監
司郡相元君實總之粵十月甲午治役先設外防以遏上流
立橫埭以限之乃自下流浚而決焉畚鍤所至皆於平陸其
始戒也猖風號霆迅雷以雨乃用牲於神至癸巳夜半雨息
迨明休霽以卒其役人皆以爲有相之者蓋旬有九日而成
深五尺廣六十尺用民力一十五萬六千工費民財若干貫
米四千六百八十石爲橋梁五十二蒔榆柳五萬七千八百

其二河植菱蒲菜稱是計其入以爲修完料民之餘治小
虞自嚴村至於鰻鱗讓治新洋江自朱瀝至於清港治山塘
自山南至於東浚渚涇六十四浦四十四塘六於是陽城諸
湖讓皆道而及江田無滲瀦民不病涉矣初治河至唯亭得
古牖用桶合抱以爲檻蓋古渠況今深數尺設牖者以限松
江之潮勢耳耆舊莫能詳之乃知昔無水患由隄防之廢則
有之嗚呼爲民者因循而至此乎是役也自城東走二十里
曰任浦崑山治其東長洲治其西以俗名非便更曰至和識
年號也建亭曰乙未紀歲功也大守嘉其有成謂與權實區
區於其間其言必詳命爲記嘉祐六年十二月立於乙未亭
沈括夢溪筆談至和塘自崑山縣達於婁門凡七十里自古
皆積水無陸途民病涉久欲爲長隄抵郡城澤國無處求土
嘉祐中人有獻計就水中以蘆條爲牆栽兩行相去三尺去
牆六丈又爲一牆亦如此澆水中淤泥實蘆條中俟乾則以
水車畎去兩牆間舊水牆間六丈皆留半以爲隄脚掘其半
爲渠取土以爲隄每三四里則爲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
隄成至
今爲利

嘉祐三年轉運使沈立開崑山顧浦

四年招置蘇州開江兵士立吳江常熟崑山城下四指揮

五年轉運使王純臣議令蘇湖常秀四州並築田塍

純臣建議請令四州

修作田塍位位相接以禦風濤令縣官教誘殖利之戶自作塍岸定其勸課爲殿最當時推行之

六年兩浙轉運使李復圭知崑山縣韓正彥大修至和塘開白

鶴滙

八年以望亭廢堰兵士撥隸蘇州

時轉運使奏常州望亭堰屬廢撥兵士隸蘇州開江指揮

於崑山縣置營與修至和塘岸

治平三年知吳江縣孫覺大築荻塘

始壘石爲岸壘土爲塘

熙寧元年詔修水利

時命雍元直自昭文編校治浙西河渠

二年頒農田水利約束

蘇州府志

卷之六

六

三年崑山人郝寬上書言蘇州水利

寬自廣東安撫司機宜文

六得其言曰天下之利莫大於水水田之美無過於蘇州然
自唐以來經營至今而終未見其利者其失有六今當去六
失行六得所謂六失者一曰水性就下蘇東枕海北接江但
東開崑山之張浦黃涇七子三塘而導諸海北開常熟之許
浦白茆二浦而導諸江殊不知此五處者去水皆遠百餘里
近亦三四十里地形頗高高者七八尺方水盛時決之則或
入江海水稍退則向之欲東導於海者反西流欲北導於江
者反南下故自景祐以來屢開之而卒無效也二曰蘇之厭
水以其無隄防也故崑山常熟吳江皆峻其隄岸設官置兵
以巡治之是不知塘雖設而水行於隄之兩旁何益乎治田
故徒有通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害之大效
三曰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松江在其南可決水而同
歸於海崑山之下駕新洋小虞大虞朱塘新瀆平樂戴墟等
十餘浦是也殊不知諸浦雖有決水之道未能使水之必泄
於江也何則水方汙漫與江俱平雖大決之而隄防不立適
足以通潮勢之衝急增風波之洶怒耳四曰蘇州之水自常
州來古者設望亭堰以禦常之水使入太湖不為蘇害謂望
亭之堰不當廢也殊不知蘇聚數郡之水而常居其一常水

數路望亭居其一豈一望亭之水而能爲蘇患耶故望亭堰廢則常被其利而蘇未必有害存之則蘇未必利而常先被害矣故治蘇州之水不在乎望亭堰之廢否也五曰蘇水所以不泄者以松江盤曲而決水遲也古之曲其江者所以激之而使深也激之既久其曲愈甚故漕使葉內翰開盤龍漚沈諫議開顧浦謂松江之曲若今槎浦及金竈子等浦皆可決也是說僅爲得之但未知蘇之水與江齊平決江之曲足以使江之水疾趨於海未能使田之水必趨於江也六曰蘇本江海陂湖之地謂之澤國自當漫然容納數郡之水不當盡爲田也故國初之稅纔十七八萬石今乃至三十四五萬石是障陂湖而爲田之過也是說最爲疏濶殊不知國初之逃民未復今乃盡爲編戶稅所以昔少而今多也借使變湖爲田增十七八萬爲三十四五萬乃國之利何過之有且今蘇州除太湖外止有四湖常熟有昆崑二湖崑山有陽城湖長洲有沙湖是四湖者自有定名而其濶各不過十餘里其餘若崑山之所謂斜塘大河黃濱夷亭高墟巴城雉城武城菱家江家柏家鰻鮑等瀆及常熟之市宅碧宅五衢練塘等村長洲之長蕩黃天蕩之類皆積水而不耕之田也其水之深不過五尺淺者可一二尺其間尚有古岸隱見水中俗謂之老岸或有古之民家堦甃之遺址在焉故其地或以城或

以家或以宅爲名嘗求其契券以驗云皆全稅之田也是皆古之良田而今廢之耳已上六說者皆執一偏之論而未能通其理也必欲治之固當去其六失存其六得一日辨地形高下之殊蘇州五縣號爲水田其實崑山之東接於海之隴隴東西僅百里南北僅二百里其地東高而西下向所謂東導於海而水反西流者是也常熟之北接於江之漑沙南北七八十里東西僅二百里其地皆北高而南下向所謂欲北導於江而水反南下者是也是二處皆謂之高田而其崑山埋身之西抵於常州之境僅一百五十里常熟之南抵於湖秀之境僅二百里其地低下皆謂之水田高田者常欲水今水乃流而不蓄故常患旱也惟若景祐皇祐嘉祐中則一大熱爾水田者常患水今西南既有太湖數州之水而東北又有崑山常熟二縣埋身之流故常患水也惟若康定至和中則一大熱爾但水田多而高田少水田近於城郭爲人所見而稅復重高田遠於城郭人所不見而稅復輕故議者惟知治水而不知治旱也二曰求古人蓄洩之迹今崑山之東地名太倉俗號埋身之東有一塘焉西徹松江北過常熟謂之橫瀝又有小塘或二里三里貫橫瀝而東西流者多謂之門若所謂錢門張埋門沙堰門吳埋顧廟埋丁埋李埋門及斗門之類是也夫南北其塘則謂之橫瀝東西其塘則謂

之堰門堰門斗門者是古者堰水於堰身之東灌漑高田而
又爲堰門者恐水之或壅則決之而橫漑所以分其流也故
堰身之東其田尚有坵畝經界溝洫之跡在焉是皆古之良
田因堰門壞不能蓄水而爲早田耳堰門之壞豈非五代之
季民各從其行舟之便而廢之耶此治高田之遺跡也若夫
水田之遺跡卽今崑山之南向所謂下駕小虞等浦者皆決
於松江之道也其浦之舊跡濶者二十餘丈狹者十餘丈又
有橫塘以貫其中而基布之是古者旣爲縱浦以通於江又
爲橫塘以分其勢使水行於外田成於內有圩田之象焉故
水雖大而不能爲田之害必歸於江海而後已以是推之則
一州之田可知矣古蘇州五門舊皆有堰今俗呼城下爲堰
下而齊門猶有舊堰之稱是則隄防旣定則水無所瀦容設
堰者恐其暴而流入於城也至和二年前知蘇州呂侍郎開
崑山塘而得古閘於夷亭之側是古者水不亂行之明驗也
及夫隄防旣壞水亂行於田間而有所瀦容故蘇州得以廢
其堰而夷亭亦無所用其閘也爲民者因利其浦之濶攘其
旁以爲田又利其行舟安舟之便決其隄以爲涇今崑山諸
浦之間有半里或一里二里而爲小涇命之爲某家涇某家
浜者皆破古隄而爲之也浦日以壞故水道蹙而流遲涇日
以多故田隄壞而不固日隳月壞遂蕩然而爲陂湖矣今秀